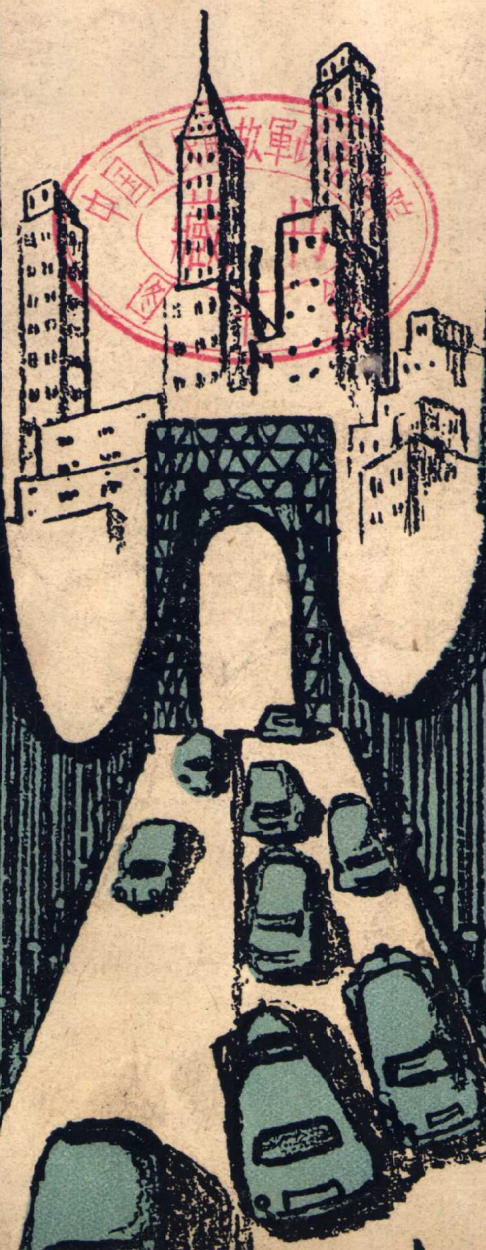


吉美

比埃尔·古尔达德著

顏保譯



吉 美

〔法〕比埃尔·古尔达德著

顏 保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Pierre Courtade

JIMMY

本書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1951年版本譯出

吉 美

(法)比埃尔·古尔达德著

顏 保 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37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10 3/8 插頁 1 字數 225,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900 定价 (6) 1.00 元

內 容 提 要

吉美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在保險公司工作謹慎小心，也想往上爬，但是由于他接近了进步的朋友，特别是参加了一次罗伯遜的演唱会，亲眼看到美国法西斯如何迫害人民，他开始有了些覺悟，可是同时由于認識不够，又感到没有前途，就怀着痛苦与矛盾的心情去法国旅行，他在法国并没有找到安静的环境，他在巴黎看到法国反动政府的橫行，又看到美国人如何不受法国人民的欢迎，而他本人在法国又遭到了美国特务的迫害，于是他又回到了美国。在美国法西斯統治愈加猖狂，吉美也遭到了更大的迫害并且被認為是一个赤色分子。吉美受到现实的教育，开始参加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比埃尔·古尔达德

BCH 63/08

第一部

从森內山到离他办公室最近的停車場，途中要半个鐘头的時間。

汽車在洋灰路上靜靜地奔馳着。吉美很喜欢它所給予他的那种龐大強力的感觉。这車子簡直象一輛坦克，不錯，就象一輛坦克。但由于周圍的寂靜，它又象是另一种东西。他打开收音机的电扭。广播台正播着合奏的乐曲：有几十把提琴和作为基本乐器的电影中使用的大风琴的合奏。他可以想象得出那十分富丽堂皇的音乐大厅；那穿着燕尾服的乐队指揮的背影；以及那些穿着礼服，容光焕发的听众們和那些象新銅錢一样干淨的老太太們。他想起自己已經很久沒有“真正地”赴音乐会了。下周，他要跟魯希說，讓她在一個晚上來找他，帶她去听音乐。無論如何，赴音乐会是跟看电影不同的。在音乐会中，有那种特别的空气，欢呼鼓掌，而魯希也会很高兴地穿上她那件綠色長袍。这种广播的音乐是很好的，它常常能使人想起意大利的春天。吉美常常向往着意大利，他喜欢时时到一个意大利館子里午餐，而且还会毫不犹豫地付出一瓶老牌思安蒂酒的錢。他感到那种酒瓶不比加利福尼亞的思安蒂酒好，但因为價錢有差別，很显然，兩者間就有所不同了。当大战时期，他差一点就到意大利去了，誰想竟被派到伊利諾州一个軍营中，直到战争結束，他仍然留在伊利諾州。不过，有一天一定要去欧洲看看。

他減低了車子的速度；跟着汽車的行列遞出兩毛五分鐘給那穿着海軍大將式的制服的過橋收費員。吉美對這類在中途有禮貌又很堅定的收費員向人收費時的眼明手快，常感到驚訝。現在，他的車子糾纏在那無數的鋼絲網里面，高懸在半空中行駛着。層層的濃霧雜着輪船冒出的黑煙，界着金黃光綫的條紋，籠罩了曼哈頓摩天高樓。城市在他面前好象一座被重重冰雪封鎖的山峰，既陡峭，又光禿，活象一座養猿猴的石山；同時又雜亂，又規律，恰似排成各種式樣的大風琴管。他實在被這景物的美麗吸引住了。……

“想想那些最先登陸到這里來的人們，僅僅花了十塊美金或一些價值相等的東西，向印第安人購買了這塊岩石地帶……”穿過公園的時候，他心中試想象着未有這座城市以前的景象是怎樣：空中滿是飛鳥，灰色的松鼠到處亂跳（魯希不喜歡松鼠，因為她覺得它們簡直象老鼠）。那是一個到處有鳥雀、岩石上叢草蔓生的所在。那種情況，只要看看現在哈得遜河畔和郊區附近的一些地方，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了。他當童子軍的時候，也曾經在那些地方玩耍過。每到晚間，孩子們點起裝在桶中的明亮燈火來，注視着大河里滾滾奔流的黑水，同時想象着有一只用樹干剝成的獨木舟經過，有土人的或某種象人的東西發出的尖銳聲音。在當時，這不僅僅是孩子的玩意兒，有些傢伙，也曾經頭上插着羽毛來競選總統，身上挂着印第安人的戰斧來參加庚莫多大旅館每年一次的宴會。老實說，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什麼值得這樣做的。

他想到南希和小吉美，他們如今也正在重復着同樣的玩意兒。他很後悔沒有常常注意他們。每當晚間他回去的時候，他們總是已經睡着了。他呢，只能到房里去吻吻他們；他們正在被

窩里酣睡。他們將來都要做些什么呢？現在大家都在談戰爭。但有誰真正知道呢？報紙上充滿了這類消息，看起來也就同足球賽的消息一樣罷了。他很想停下來到草地上走走，但許多車子不停地向各個方向駛去，象一條鍍銀的長蛇，被那些穿着長筒靴的人駕駛發出的剝剝響聲的摩托車圍住了。天呀，這是什麼地方？空中都充滿的是電。而且一直到另一個大洋的彼岸，還有着數千萬和他一樣的人呢。他想：“這些看來象是無聊，而實際卻正是這樣：他是在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公司裏面工作。职工互助會保證了他的將來，正如手冊中一段說的：‘這樣就能使人了解到自己真正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是的，就是這樣。這樣就能增加些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現在三十五歲。並且體格健康，結實而沒有毛病。有時他看到一些歐洲人的照片，一大群的歐洲人的照片。這些人好象永遠包裹在衣服裏面一般。太狹窄太緊箍了。他們為什麼在這方面節省呢？他們臉上總是帶着很疲憊的神氣。畢竟這裏的生活是大不相同啊！”

夏天，他同魯希帶着孩子們到安樂基尼去；天那邊是一片紫紅的山嶺，遠一點是蔚藍的峰巒。又有巨大參天的柏樹。人們可以坐在備好的素木桌旁邊休息，而且攝制了五彩影片，將這些可紀念的快樂時光保留下來。星期六，他們有時把這些影片拿出來放放。人們可以看到小吉美在馬蘭花叢中一條小道上開始學走路。在这一切中，有哪一點不是幸福呢？他將汽車停在車場里，步行到拉·普魯敦斯公司大樓。

在樓梯上，他碰到了華堤老头。这老头在几乎全白的头发下显出一副紅潤的圓臉。

“星期日過得好嗎？”

“很好，謝謝。您也好，華堤先生？”

“你曉得我，家里……”

他真是一個健壯的老人，臉色紅潤，頭髮斑白。使得別人心中也想望老起來。他的生活，真是沒有皺紋波折的平靜生活。現在保險公司的宣傳廣告都由他負責擬稿。“……對家庭的熱愛，是引導人走向幸福和成功的巨大力量。當然，也是由於這種力量，才能使你參加人壽保險。不過這種屬於感情方面的看法並不能使人把保險事業的實際方面忘掉。必需把兩方面結合起來，才可以起決定作用。我就是根據這種看法來勸告所有做父親的——尤其是年輕的父親——加入保險公司。”

吉美在大門左邊的中央大廳里辦公。雖然那里經常有數百人來往，可是差不多什麼聲音都聽不到。因為腳步聲被橡膠地毯弄得輕微了；人們低微的談話聲，在大理石的圓屋頂下，在穿過峨特式的五彩玻璃流水般射進來的陽光中消失到高空去了。這些峨特式的五彩玻璃，實在是重要的思想表現。來參加保險的顧客，很清楚自己到這裡來是完成一件近乎宗教性的行為。不過，這裡的空氣卻並不使人感到有一點緊張或憂郁。也沒有一點什麼會使人想到人壽保險與死亡有任何聯繫。

吉美看見放在桌子上的一塊寫着他名字的長方形硬紙旁邊的那只乳白光彩的玻璃杯裡面，插着一朵玫瑰花。他立刻就意識到這准是華堤的女秘書克拉亞的一點心意。他也常想找一個晚上和她一道出去溜溜。他雖然並不真正想念她，但在他的腦子裡她是存在的。他想着她那雙穿着玻璃絲襪的長腿和那個完美的小嘴，——一切都完美，那雙手，那對眼，十全十美。尤其是圍繞着她全身的那種浪漫氣氛，就是魯希十年前的形象。他望望那朵玫瑰和空空的辦公桌。一切都很干淨、很整齊。卷宗一

到不需要研究的时候，就立即不留在桌子上了。这种良好的有組織的作风真还没有见过呢。卡片送到电动机上就自动地整理分好类。电话响了。輕輕的毕剥几声。再也不响了。是华堤。吉美低声的、很亲密的說着話。有一百个人象他一样在厅里講話，但并不扰乱这里的基本寂靜——那給予人一种严肃和工作有效率的印象的寂靜。

“是的，华堤先生；立刻就去，华堤先生。”

电梯中的黑人向他亲热体贴的招呼了一声“您好，先生！”使他觉到电梯里面温暖的地毯和臭氧的气味。十道紅色灯光一閃一閃。到达各层楼的时候，电梯門就向着充滿打字机和計算机声音的大厅拉开。

华堤歪坐在大椅子上等候着他。金絲架眼鏡后面的眼光表现出快乐的神情。朴素的，很朴素的領帶。灰色条紋的衣服。漂亮的衣服和花色的領帶應該給象瑞斯这般年輕的人来穿。到了华堤这样年紀的人，又在周内，自然是不可能穿的。他左腕上戴一只能告人分、时、日、月、年的厚重金表。真是十全十美，无可指摘。

“請坐，瑞斯。我現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訴你。就讓我直捷了当地談罢。如果人家請你去主持阿尔巴尼的分公司，你觉得怎么样？这是总办事处的意思，我——我个人觉得对你來說这是一个好机会。”

吉美張着嘴，說不出話来。直到現在他才感到自己平时对于冒險趣味所发的那些議論实在是自欺欺人的牛皮。一想到在阿尔巴尼成立分公司的緊張忙乱，馬上就使他头昏眼花了。

“华堤先生，您明白这是很值得考慮的呢。”

同时，他想着阿尔巴尼的生活，又不愿意承認他所以喜欢紐

約的，就是因为它給人一種過路般的感覺；它象是一種候車室，大旅館的客廳或選擇車輛的車站。“但是在阿尔巴尼，”他想，“那你就陷在事務中，一直陷沒到脖子了，不單一直陷沒到脖子，而且一生一世也不能出來。成為紐約州阿尔巴尼的瑞斯先生。一生陷在那兒，直到最後，在阿尔巴尼日報上刊出下面的消息：‘最近逝世的瑞斯先生，是三十年前到這裡來做拉·普魯敦斯分公司的經理的。他獲得了本市居住的公民權，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我們向瑞斯夫人和他的孩子們致意哀悼……’在那裡可能是已經有五六年的光景了，他一點都沒有可干的，除了剪一剪自己草地上的草，吸着煙斗里的‘上等煙草’——‘這煙草使你發生對煙斗的需求，正象女人們有對性的需求一樣’。

“華堤先生，你一定知道我是怎樣重視這事情……那很顯然。不過我應該和我的太太談談，你知道女人是怎樣一回事……。”

華堤嘴里微笑着。這位十分好的華堤，很能了解人。但他真是又好而又了解人嗎？或者這不過只是一種職業性的惡習？他做出這副臉孔來也許是為了滿足這家公司的要求？這些都是沒法子知道的。即使原來是這樣，那也已成爲第二天性了。華堤他有什么不了解的呢？在一個擔負重任和擁有权力的人身上，經常是不容易找到這樣一種慈祥態度的。當然他原來也並不是這樣。這種和氣，這種慈祥態度，是經過長期努力鍛煉自己的結果。自然他不會承認他曾經讀過所有關於如何獲得真實人格，如何獲得下級愛戴，如何取得上級重視的書籍的。但這是完全真實的，就是當人願意求得成功時，用這個方法總可以獲得某種結果。

“瑞斯，你听着，你需要考慮，那是當然的。但對你來說，我

希望你能接受。我是为了你的利益才这么講，因为，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高兴与你这样能干的一个好同事分开。”

他又严肃的加重地说：

“现在你是到了一个轉折点。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在这里自己是有机会的，但唯一必要的就是要随时都有准备来迎接它。”

“是的。”

“你过几天給我答复好了。当然，你可以从这里得到一切关于这事的情况……”

二

从公用客厅的窗口望出去，魯希可以看到那鉄欄杆圍着的学校的院子。孩子們正在打球。她一看到小吉美心里就怦怦地跳。魯希对这男孩无形中有一种偏爱。孩子生于战事刚开始的时候，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几天。她当时非常为孩子担心。吉美刚一离开家，她心中就想象将要度过无数艰难的岁月了。她相信她將被迫离开紐約，或者要到山上去躲避。她怕孩子得不到牛奶和温暖的衣服。可是报纸虽然每天登載大字标题的战事消息，生活仍然照常过去。起初，大家都現出緊張的神气，时常叹气，因为那时他們的孩子或丈夫都正在加利福尼亞受訓。不久，一切又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繼續多年，一直維持下去……但无论怎样，小吉美毕竟是战争时代的小男孩，珍珠港事变时出生的小男孩，他又長得很象吉美，她爱吉美，自然不可能不爱他。吉美就是她理想中的丈夫，每当她在小說中看到那些描写一个能干男子，預先就知道有能力克服一切的男子，后来和一位女郎結婚的故事时，她就不由地想到吉

美。他們的戀愛史幾乎没有什么興趣，他們實在太幸福了。在他們分開的時期中，當他在伊利諾州，要準備開往太平洋，隨後又要開往歐洲的時候，她曾給他寫了許多充滿焦灼和熱情的信。但使人生氣的是沒有適當的詞匯來表達，以致常常不得不又去利用那些在書中讀過的語句。實在是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來。這些舊的語言已經陳腐到極點。甚至於使人不敢說那些愛情的話，一說起來就太象廣播中和電影里所說的了。只有孩子們才能創造出一些與眾不同的語言來。她看到小吉美跑來跑去，她感到有這樣一個健康快活的孩子，心中非常愉快。每當他們談到孩子們的時候，他們時常說：“美國总算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是的，一個偉大的國家。”

魯希的祖母在本世紀初從波蘭遷來。她費了二十二天的時間，乘移民船到了美國，那是在一九〇六年或一九〇七年的時候。在波蘭那邊發生了革命。可惜的是：她沒有能看到她的曾孫們，這才真是她一生的報償呢。現在，當看着他們在院子裡玩耍時，她心中可以說自己是完全變成美國人了。美國人的母親，祖母和曾祖母了。總之，三代過了之後，生出的孩子就與世界上的其他孩子都不同了。如果現在將南希和小吉美帶到波蘭鄉下去，那麼，就是讓他們全身赤裸，也不講話，但只要看他們站着的姿勢，看他們微笑的神態，大家就一定會異口同聲地說：“哪，那就是小美國人！”有人說，這種改變是由于飲食和衛生的關係。這可能是對的。在許多的家庭裡，祖父雖然還是一個羅茲地方的小猶太人，身體細弱，胆小，怕事，兩手聰明乖巧，但孫子們却是足球隊的運動員，人們在他們穿的顏色鮮明、質料細密的衣服下可以看出他們的強壯肌肉。是由于牛奶，果汁和氣候造成這樣嗎？好象人們又不能完全相信。但無論如何，總還不至于象

說是由于宪法的結果那么愚蠢。可是居然有人也这么講。

好，不必再費神去找答案了。事情原来就是如此，也已經很久沒人談这些問題，沒人关心这些事了。人們到来了，他們自己就有办法活下去。如果有些人仍然想做意大利人或波蘭人，那也可以完全随自己的便。只是最近几年来，人們口头上总是講着“美国人”这个字。尤其是战争以后。人們甚至于鋪張仪式来把“美国人”的名称加給那些一点英語都不懂的人。魯希心想，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她从不关心政治。在她的家庭里，經常是投共和党的票，吉美在南方生長，是民主党人，但那没有关系。从前，当她听人說美国生活方式时，她覺得有些不快。当然，这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了，因为成千成万在欧洲过着穷苦生活的人来到这儿，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从事生活。

她还記得祖母曾告訴过她，当輪船快抵达紐約，望見港口的时候，全体移民还合唱了一支感激的歌曲。他們其实并不了解歌曲的意义，是船上水手們教給他們的，不过他們倒的确是衷心地唱了。那时，自由神象还嶄新，还发光发亮，所有鉄軌都是架在半空中。魯希自己小的时候，同父母住在第三条大街的一間屋子里，她的童年就完全是在車輛的吵鬧声中度过的。人們心中不禁要問，为什么这些高空架子能够这样耐久呢，事实上它們是由那些不問美丑，只要能行車、能賺錢就行的人建造起来的。而且居然就行起車来了，我的上帝！所有的都这样高速地，不顧一切地行起車来，只是时不时来一次大禍就是了。

她去給孩子們准备晚餐。在厨房桌子的一角，她已經放好了冰牛奶，面包和黃油。現在除了等吉美以外，就沒有什么事了。她又想打电话邀貝林斯基夫妇晚間来干一杯，但又怕这会使吉美不高兴，所以还是等他回来再說罢。

她很喜歡貝林斯基夫婦。她覺得他們跟自己是屬於同一類環境的人。他們有同樣的興趣。但不管怎樣，總不能說是完全相同。和他們在一起時，每當談到孩子，家庭，買賣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問題時，就不能不長吁短嘆。賈克尤其是毫不顧忌地大談政治，不過，他所談的卻與平時聽到關於政治的問題完全不同。他還常常提出一些事實和數字來與報上發表的互相比較。他認為報紙是在撒謊，或沒有將事實完全刊出。吉美很有禮貌地聽着。魯希雖說不很喜歡這類談話，但覺得也可變換一下談話的題材，而且從貝林斯基的談話里，可以讓人知道一切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不過，很显然貝林斯基也並不是完全的嚴肅認真。她想等吉美一回來，就馬上給他們打電話。

她聽到孩子們上台阶的脚步聲了。小吉美和南希歡呼着扑到她的懷里。她緊緊地擁抱着他們。同時她的臉孔改變了，她將自己裝得與那抱着十八個月的嬰兒乘飛機去旅行的年輕母親很相似。她兩眼半閉着，小嘴微張，露出雪白的牙齒，唇上顯示着幸福的微笑，幸福的是：每逢星期天，她能夠同丈夫和孩子坐着簇新的得·蘇多·賒丹牌汽車出去野餐；幸福的又是：她還能替孩子們避免了毒害的黴菌種子，最大的幸福是：她能使丈夫得到應有的休息，比如做波特威咖啡店完全壓好的咖啡給他喝，就是一個例子，這是全美洲都喜愛的咖啡，它竟然還幫助了我們的士兵在戰場上與敵人堅持作戰。

魯希的棕色頭髮中已經出現幾根白發了。人們從她所穿的鮮明的袍子下揣想到，那光滑細嫩加意保養的身軀。當吉美注視她的時候，那種初戀時感到的情緒就常常會再現，那時他陪着舞興正濃的她回來，交通信號的閃閃光綫和百老匯路的廣告燈光，是那麼神奇美妙，一齊射入他們的汽車中。

那时的生活真美丽呵！空气中都充滿着电，那是：幸福和希望的狂热。

孩子們吃过飯以后就到房間里去玩他們的方块木头，毛絨小狗熊，会跑的小木偶去了。街上沒有一点声音傳來。魯希深深躺在沙发里看画报。她其实也并不十分知道她在看些什么东西。她只觉得杂志中一切都异常美滿。人們怎能每天产生得出几千百万的語句，几千百万的真实恋爱故事呢？因为，这是真的，恋爱的开始是在佛罗里达某些地方的紫紅月色下，是在汽车停下来还可以听到沙灘上的潮水声的时候。甚至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在这里，在南方和在太平洋海岸上就有几千百对的青年伴侣开始把他們的生活組織起来。那就是幸福。然而她却不能說自己是完全幸福的。在发光的白紙上印着下面的字：

“你應該多吃魚。多吃甲种維生素，腦髓和肝……”

数月以来，鏡子中照出的她，臉孔是有些老态了，在某些时候，眼角边还帶有些皺紋。

“当我思考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紧握着我的手。”

事实是她对吉美有着无限的恩爱，她喜欢躺在他的怀中，要他紧紧地拥抱着。不过当时她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對人們所說的那种恋爱的沉醉，她不能不承認，当她加以分析时，就觉得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稀罕事。或者除非是他們一同出去而她又多喝了些酒的夜晚，但在这样的時候，她也总不免去想些其他的事情，实际上那也不过是象一陣立即消失在睡眠中的战慄一般。

“她連停在圣約耶飯鋪一会儿，吃一块夾心面包都不愿意，然而……”